

作者·又是十三

《诛仙》圣经，莫敢不从；
《乱世》不出，谁与争锋？

乱雪横摧江渡，
世值三九日暮。
铜棹铁舟孤洲，
上。炉台冷，
又独临。
是景波，
十里霜，
满。三岸落枝无数，
调寄西江月，
日藏尖。

乱世铜炉

I

现代出版社

作者·又是十三

乱世铜炉

Ⅰ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铜炉 / 又是十三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6.8

ISBN 7-80188-783-2

I.乱... II.又... III.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2736号

作 者: 又是十三

总 策 划: 吴 江 江

策划编辑: 张 晨 光

责任编辑: 张 桂 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兼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enpita.com.cn

印 刷: 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25

版 次: 2006 年10月第 1 版 2006 年10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8-783-2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又是十三，十万大山子弟，少年时负笈出塞求学，后复立业，长居北方。萍寄人间三十年，得失不计，修为只在方寸心间。

因少时沉迷古典故事，《醒世姻缘传》、《拍案惊奇》、《镜花缘》、《水浒传》等书，手不释卷。深受古文风熏陶，及长，文字因此而变。日前著有《乱世铜炉》和《龙蛇》两部作品。

《龙蛇》已签约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即将出版。而《乱世铜炉》是得名之作，网上连载以来，幸赖书友喜欢，并以宽容待之，使作品能够按原先计划完成下去。

《乱世铜炉》的写作，成于偶然。2003年时，在网络上看到了韩国玄幻小说《龙族》，觉得故事很精彩。新奇之余，当时也便有了以国内传统历史题材为背景写一本玄幻小说的念头。恰当时，又看到不少网络负面新闻，总是一些草菅人命，权恶欺善之事。既惜人之不幸，又愤人之骄奢，胸中因此常怀郁气。

佛说六道轮回，人间是欲望之道，其壑难填。我不曾研究佛经，但从所见所闻，知道这“欲望”二字，果然害人。由是，《铜炉》的故事主旨和写作动力已备，在当年十一月终于落笔。文章断取了贾谊之赋“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作为注释，无他，此十八字悲天悯人，深获我心而已。



乱

世

铜炉

引子	贺客	1
第一章	怪墓	6
第二章	遇险	15
第三章	守护兽	23
第四章	来袭	30
第五章	妖兽	36
第六章	赌胜	46
第七章	丽邻	51
第八章	晴天雷	57
第九章	绝美狐狸	62
第十章	大恶事	71
第十一章	活命还丹	80
第十二章	锄妖	88
第十三章	夺命	96
第十四章	出世	106

第十五章	月在顶天	113
第十六章	除夕	123
第十七章	推背图	133
第十八章	奇事	141
第十九章	冤狱	158
第二十章	风波	170
第二十一章	巧舌	178
第二十二章	老拳	191
第二十三章	豢蛇师	204
第二十四章	逃狱	215
第二十五章	解救	226
第二十六章	追杀	234
第二十七章	捉妖	244
第二十八章	传名	256

引子 贺客

【谈笑分明座上客】

夜幕渐落。客人们却还迟迟没有散去。

三水村韩净次子韩之敬今日大喜，与邻村孙寡妇之女犀香结作了夫妻。村乡人家，日子向来过得单调，故而每逢红白喜事，节庆社戏，都大张大作，尽情寻欢。酒宴从一早开始，直至夜黑仍未散席。端的是人如流水马如龙，邻近村镇的远亲近戚，姑嫂婆姨，或骑着花脚毛驴，或青骡子前来道贺。同村的自不必说，乡里乡亲，素来大小事情都互相帮扶，吉日前数日就已开始帮忙张罗，青壮汉子帮着杀猪宰羊，进城购物，整治酒水，姑嫂婆姨则忙着蒸制喜糕，缝绣裙裳。

看着贺客如潮，满日不绝，韩净喜不自禁，顾不得年迈体衰，趁着兴头，频频把盏敬客，岂料同村几个毛头小伙喝发了兴，见主人尽欢，也都意气风发起来，一再持酒相劝。想那韩净年岁已高，怎禁得如此劝诱，酒未一巡便给灌得两眼发直，十指勾曲，被搀入房中喷酒气去了。从中午躺到此时还未醒来。

眼看着月儿西移，打更的刘时喜在门口来回好几遭了，讨了好几杯水酒喝。一对新人都已累得精疲力竭，犀香已回房歇息，留了新郎官韩之敬坐席相陪。原想兄弟几个连日劳累，借此机会好好答谢一番。怎料众人喝得高兴，也顾不得新人情绪，斗拳猜枚，彩声如雷。到子时将近，仍有八个人在堂屋里踞桌斗酒，吆三喝十。可怜的新郎头疼非常，又不好逐客，面上挂着假笑勉力应付。

一千人都喝得七荤八素，不知南北，再喝得半成就成了十足的酒泡



人干。桌上杯盘狼藉，酒浆菜汁淋得满桌都是。

“敬哥，今天你……呃呃大喜，来，做兄弟的……呃……再敬你一杯。”一个体格瘦小的青年颤着手端杯，直敬到韩之敬下巴。醉眼乜斜，酒隔不断。一双黝黑的细爪子如抖筛子般，满杯酒倒有六成洒了出来。

看着酒杯端近，韩之敬脸上的笑容变得僵硬起来，又不好告饶，只机械地接过酒来，两眼茫然。他今天吐了不下八次，咽喉似千针攒刺，肚肠直如火烧烟燎。在城里买的清风醒神散效果大不尽人意。午后他又补了六个生鸡蛋，仍镇不住五脏里酒气翻腾。

家里土酿的酒，烟气很重。韩之敬忍着恶心，皱着眉头一饮而尽。众人欢声鼓掌。韩之敬镇着胸中一浪又一浪恶心劲儿，苦着脸亮杯示众。那边敬酒的瘦小汉子却撑不住了，双手掩口，踉跄后退，直扑出房外，只片刻间，便闻“呕！呕！”之声大作。众人哄笑。

那瘦小汉子时闻孟从房中直奔出来，到庭院左侧找了个僻静所在呕酒。酒气翻腾得厉害，他也不管找到什么地方了，双手撑膝，俯身下来吐涎液。

他真是喝多了，算来在村中他的酒量也不小，但酒席从傍晚开到深宵，一路推杯换盏下来，任是铁人也抗不住。村坊土酿的小米酒闻着清淡，后劲却大。时闻孟知道，屋里还在吆喝斗拳的几个打小长大的玩伴，今几个背着旁人吐了也不知道几回，还硬撑着没事。想到此节，他不禁咧嘴笑了起来，一丝透亮的涎水顺着嘴边缠绵而下。

刚才干呕了几下，酒却没吐出来，酒气愈发浓重。腹里到咽喉一条直线如刀割，头却灌了铅般沉重，时闻孟只觉得面皮热涨，两眼发烫，脑中空白，也不知身在何处了，但觉四肢百骸似棉花捏成，一点劲力不着，膝一软，仰身扑通倒下。

睡过去之前，似乎看到了头上有星光一闪。旁边似乎有物动作，此时，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腥膻味。

众人喝得昏头转向，兀自要强不肯就走。村下毛头小子最好面子，虽然打小就一同长大，底细尽知，可是酒这东西偏偏能壮人胆，平素喝得三两的，逢人劝诱逼饮，必喝净六两。虽然回去少不得遭罪，然面子事大，酒桌之上，豁出命了也不干缩头乌龟的，日后被耻笑，那可是天大之事了。

“闻孟！”一个着青色短衫的小伙子扬脖朝着庭院外大喊，声若洪钟，只是酒喝大了，舌头不好梳理直，鼻音也重了些，众人只听到“焖鱼”二字。

边上的吴中皱了皱眉，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呃，焖鱼，来，不要鱼，喝酒！”端起瓷杯仰头就倒，却没察觉杯中其实无酒，舌头一哂，嘴中“啧啧”有声，

连说好喝。

众人也举杯同灌。

“闻孟怎么出去了这么长时间？”一个红涨着面皮的高个儿问道。

“吐死了……呃……”

“没准……让村东的狐狸精……勾，勾……嘿嘿！”

“那他艳福真是不少，就怕……嘿，怕是被黄鼠狼吹昏了去……”

“我也想让狐狸精勾走……娶，呃，娶来做媳妇儿！”

“明儿我把我爹的狐狸皮袄子给你，拿去做媳妇儿吧……”吴中好意献策。

“哄”的一声，众人大乐，正灌汤的几人直喷出来，笑得涕泗滂沱。玩笑开了，人也来了精神，大伙儿又吆喝劝酒起来。正笑闹间，猛听见门外“嘎啦”的一声响，似乎是什么东西折断了，然后是“腾”的一声，有重物落地。正静听间，时间孟嘟嘟囔囔地踉跄而入，一边伸手拭眼。

“被牛栏绊住了。”时间孟讪笑着解释。

众人同时大笑，把满脸晶亮亮淌满牛唾液的时间孟拉回座上灌酒。“你躲出去了半个多时辰！”吴中叉着他的脖子，拿起酒壶就往他嘴里倒。

“怎，怎么了？”从中午睡到夜深，刚缓过劲来的韩老爷子从房中出来，扶着屏风顺气，看到众人喝彩，不明就里，发问道。

“爹，没事，哥几个在瞎闹呢。”韩之敬看到老爷子出来了，连忙起座，过去搀扶。老头子满脸堆欢，走到桌边坐下了，道：“闹一闹没关系，呵呵，都是自己家人，这些天来亏得大伙儿伸手帮忙呢。”

几个小年轻虽然莽撞，可对老头儿可还懂得尊敬，见老爷子道谢，都谦辞喏喏。

吴中性情最是外放，当先答道：“三伯不要这么说，我们和敬哥打小一块儿长大，他大喜的日子，兄弟们怎么的也得好好出点力，别的咱没有，就是一身力气，放着不用也可惜，这不帮衬帮衬，回头招嫂子见怪，以后都不用进这门里混饭食吃了。”

时间孟还在擦拭眼睛，也不知那牛怎么那么多口水，黏腻腥膻，总也擦不净，眼里也被染了好些，一劲儿发痒。听到兄弟们附和，也抬头说道：“三伯你太见外了，不说和敬哥的交情，咱打小可没少到你们家蹭饭，就冲这，咱几个也得……噢！噢！噢！”

众人只见时间孟连喊了三声“噢！”双目睁大，吃惊地望着屋里，也齐头望堂中看去。

堂屋正中空空如也。



越过众人斗酒的桌子，是两张一模一样的黑木方桌，已收拾干净了，蒙上了大红布。四张长条凳各围在边上。正中靠墙的是之敬家祖的牌位供桌，几支大红喜烛高高燃起，明光大放。因是婚娶大喜，供桌上也摆了些什么鸡水果和黄酒之类，还有一些点了喜红的糕饼面饊，满满盛在盘中。这也很寻常，民间里多有奉供祖灵的习惯，一寄哀思，一求祖先在难关时保佑。每月初一十五是要烧香上供的，逢年过节，也按各家财力烧些纸钱纸物。

通看之下，屋里也没甚么离奇之物，却不知时间孟何以会连着发出惊“咦”之声。

一时屋中皆静，远远只听见打更的刘时喜敲着更梆，和沉郁沙哑的叫喊声。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笃！笃！笃！”

原来，不知不觉中，子时早已过了。

“啊——鬼啊！”

时间孟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直如一把尖刀，刺破静谧平和。村里无数人从梦中惊醒，惶然四顾，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韩之敬家中一片混乱，众人都已逃到了门外，吴中等人满面苍白，酒已全醒，正搀抱着浑身瘫软抽搐的时间孟，惊惧地看着堂屋里。四邻都已惊起了，纷纷掌灯，披衣过来探问。

众人七嘴八舌嗟嘘之间，新娘子犀香也慌里慌张地从新房掀帘而出，穿着洒金线绣喜字花团的紫红绸睡裤，身上却没穿大衣，抹胸已经摘下，只穿着绣鸳鸯的大红肚兜，还匆忙披了一件翠绿袄子，衬得前胸腰腹肌肤如雪玉般，一路跑出，鼓鼓的胸前凹凸跳荡。虽是村乡寡妇孤女，自小衣食粗砺兼农事沉重，然女十八而大变，犀香却也长得眉眼清秀，体段玲珑，算得八分人才。此时鬓发纷乱，狼狈奔出，想是她已脱衣睡下，却被尖叫声吓醒，不及穿戴便夺门而逃。

屋中仍是高烛明照，线香销烟。空旷的大堂中明明暗暗，只听见烛花的噼剥之声。

但在时间孟眼中，看到的却是完全两样的景象——

屋中站满了人，多是六旬以上的老者，间有数名白发苍苍的老妪。当中一个穿着鲜艳的老头儿尤其显眼，着淡金色对襟团花长衫，翠绿色腰带。皂靴白帽，面目清癯。此时，他们也手端酒杯，满面惊异地往门外观望，与常人并无不同。只是，再细看，人人都脚不着地，踮脚飘移，且烛光之下，竟无一块影子！老人们互相倾谈，唇嘴开合，但时间孟却什么也没听出来。

“那是我太祖父啊。”

数日后，听得恢复过来的时间孟描述老人形貌，韩老爷子怔忡洒泪，如此言道。

原来，祖上的魂灵也一直宿在家中，与家人同行同止、同喜同悲着呢。后人婚娶，先人们也跟着关心庆祝啊。

自此，三水村人家祭祀时愈发恭敬虔诚，而平素偷摸诓骗之徒，也惧于报应，止了那些不入流的营生，反大行善事以求补过，那倒是意外之喜了。

那瘦小汉子时间孟，因眼中染了阴日阴时的牛泪水，可见异物，却再也返不回从前。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索性改名换姓，做了神汉，又刻意寻了道人求授通语之法，专为周乡村民沟通阴阳，名声日隆，也挣得不少钱财，家道渐渐地好了起来。



第一章 怪墓

【玄机点误是真人】

“村长，我看你们村子这气象不大对头啊。”

一句话，便把年过七旬的村长说得面色凝重起来，和同桌各宗望相视探询。

风水先生姓胡，是扫洒宗祠的老乌头请来的。据说堪舆手段十分了得，西江一带很有名的。老乌头说请来给村子看看风水，扫扫晦气，让梧桐村的孩子们将来也有个好念想。特意向村长告了假，骑青头骡赶了六天到四百里外的定马村请人。许了六两银子酬金，好说歹说终于给请来了。

那胡先生有三十一二年纪，甚是瘦弱，着一袭半旧的黄布直裰，长相倒颇清雅，只是唇上留了两条细细的髭胡，很不相称。他的手段果然了得，午间偕老乌头来到梧桐村，便画了数道定神符让村长与村中宗望烧水服下。符水饮毕，众人便感有清气由头顶百会穴贯入，只片刻便眼目清明，视物清晰。精神也健旺起来。开药铺的吴靖德数年前摔了一跤，一直便筋骨不适，遇雨疼痛。但服过定神符，便觉得腿骨内臃赘之感立消，兴奋非常，门里门外进出奔跑了好几趟。

但凭这一项，众人便深信他是法术高强之人。对他所说的话，莫不奉为神谕。

“风主财运，水主人丁。你看这风，湿燥同行，暖冷不均，气盛而势难久，性快而速不平，属财气难控之一。”风水先生捻着鼠须，半眯着眼细说道。

满座人果然觉得穿过宗祠大堂的风温热交替，涩滑多乖，不像平

常的习习微凉之态。

其时正当夏中，梧桐村地偏中原西北，湿寒尤重，此时尚未有炎暑气候。节气上似乎只与岭南的暮春相当，村中植的桃李果木，还是素花压枝，未有衰败之意。黄昏时分，翠竹红花间里，低矮的屋脊檐角层层接叠，炊烟四起，村童老叟谈笑盈耳，鸡鸣牛哞之声时闻，端的是一景绝妙田园山水。

梧桐村是一姓村，百十来户人家，都是吴姓，村里人以务农为生，各家门院灰墙土瓦的，惟有位居村子中央的宗族祠堂造得飞檐叠角，金碧辉煌。鹤立鸡群之态，一入村来便感鲜明。

见众人都面露“果然如此！”之色，那胡先生面上却沉暗起来，续道：“如果胡某猜得不错，贵村中必然没有人富之家，而且村民没有余财，生活过得艰难。”

村长面露惭色，告道：“是小老儿治理不善，倒让先生见笑批评了，希望先生给指点一下迷津，也救一救咱们满村的百姓。小老儿代他们向先生求救了。”说罢，向风水先生作了一揖。

那胡先生摆手道：“救黎民于苦难，本来就是方士的本分，老村长，你也不必多礼。”沉吟片刻，又道：“如果想扭转风水，乾坤交替，就先要查脉追源，我想到贵村最开阔的地方看看。”

众人对望一眼，片刻，坐背门位置的教书先生吴若圃提议道：“去谷场吧，地方能稍宽敞一些。”胡先生应了一声，众人起身出门。自始而终肃立一旁的老乌头也不说话，待众人离开祠堂后，走到宗族灵牌前，呆立静想少停。祠堂中光照明亮，见他半边脸上扭曲突结，连到额头上方，毛发尽无，疤痕板结光润，原来却是被火烧毁了面貌。他左手也齐肘断掉，只余一副空荡荡的袖子，却不知是刀伤还是火噬了。

过不了一会儿，老乌头颤巍巍走入偏厅，取出香烛，点燃插入鼎中。

一众人望西北角行去，地势越盘越高，待到谷场中时，俯看村寨，但见人如鸡犬大小，往来奔忙。百来个房子挤挤挨挨，相聚成落。翠竹修篁，古榕垂荫，随目尽见。谷场是村民晾晒谷物的场子，方圆数十丈平平展展的黄土地，夯得结实，禁受得住雨水冲刷。

那胡先生撇开众人，背负双手径望四周随看，不时端起罗盘勘测。众人心下忐忑，又不解其中玄机，只得耐心等待。老乌头此时已把祠堂锁闭停当，也赶到谷场。

约过了一炷香时间，胡先生勘察已毕，回到众人中间。村长忙问道：“不知先生看得怎样？我们梧桐村还能重振运道吗？”



第一章·怪墓

胡先生面露难色，低头垂想片刻，对众人道：“贵村的风水格局有些古怪，脉理断中有续，地格缺盈守望，唉，确实很让人费解，其中的原因，目前我也不知道，烦劳村长带路，我还想看看你们村子的流水之源，具体情况如何，等稍后再作判断。”

见他说得慎重，一干人心下也不禁惴惴。瞠目相对，不知言语。只那老乌头暗里微微点头，颇有欣喜之状，众人心中烦扰，却没有人看见。

老村长前头引路，将大家引到村西口的碧玉潭边。这段路程也算不近，一干宗望已然年入花甲，一路步行后，都累得喘息如牛。

胡先生走到潭边，凝目潭心，但见薄烟聚笼，一大块如极清极净的翡翠般的碧水悠悠转旋。接靠岩壁的地方，有泉汨汨涌动。原来此潭是地河破岩堆积而成，水质甘美清冽，温醇透亮，岸草润若露染，青葱茂盛。

看毕，风水先生眉头深锁，似有极大难题。慢慢踱回，道：“风虽滞涩，但也能引财到户，而且山高接连，脉运不绝，水清而静，子嗣必当旺盛而财富清贵。所谓山上龙神不入水，水上零神不上山。又真龙不吐恶水，恶水不向真龙。贵村的格局应是上佳之位，只是……”

众人见他说得吞吞吐吐，又卖关子，俱是心中忧疑。村长排众上前，走近他，暗塞了一两碎银，求道：“梧桐村人丁少财力弱，日子过得太艰难了。还盼望先生指点迷津！格局风水上有什么不适，事务上有什么为难之处，先生但请明说不妨，只要小老儿能办到，决不敢推辞。”

胡先生把银子袖好，这才说道：“既然村长这么说，胡某也不敢藏私隐瞒了。依术法道统所传，风水凭者，气也。气运盛则人财生。但据在下勘察，贵村虽本气不虚，但似乎有外气骑欺，细敲之下，想必是有不明之物镇锁关窍，致气窒难渲。解锁当是不难，不过，就算我今日解了锁困，贵村要真大发起来，也要假以时日，不是朝夕便可生效。”

村长点头道：“只要把锁镇除去，梧桐村上下都感激先生的大恩大德。”

众人纷纷附和，皆称极是。

此时，静默多时的老乌头却走上前来，面中透着狂喜，抓着风水先生的手连连摇晃。

“这下可真是找对人了！胡先生果然洞察玄机！哈哈哈哈哈！梧桐村有救了！”

“什么？你要去奈何谷！？”

众人面色煞白，面面相觑，仿佛是听到了极可怖之事。

胡先生看在眼里，眉头皱了皱，却没言语。

奈何谷在村西八里处，两脉峰峦南北而来，到此汇合，却不相接，并列蜿蜒而行，中间只留下一道峡谷，宽能容六驾车马通过，长有四里左右。峡高而峭，有藤葛依附缠绕如网。因数十年来，梧桐村猎户樵夫路过此处时，多有意外殒命事故，渐被传为不祥之地。又有人说，每到月圆，谷中会有青濛的雾气升腾，雾中妖影憧憧，凄声厉啸不绝。

村夫流言，多属罔测。然蜚语如潮，久传之下，奈何谷已成妖魔聚集之地，鬼怪孳生之所。人人竦惧，无人再敢靠近通行。“奈何谷”的恶名便是由此而来，意即步入此谷，便如同走上阴司奈何桥一般，再无回头路。

“不……不必了吧？乌师傅，去了我们都会有不测之虞，那……”教书先生先传了退堂之意。其他人相望，也都犹疑。

“不去？！不去梧桐村就毁了！想想孩子们！科考无名，当官无望，吃饭穿衣都不如人家。你们倒忍心！现在胡先生来了，正是大好机会，你们怕甚么？！”

老乌头看众人面露不豫，颇有踌躇退却之意，不由得大怒，脸上热涨，大声喊道，一张丑脸上颇有狰狞之态，甚是怕人。

“我乌家镇守梧桐村三百余年，为的便是梧桐村的气运将来，今日福泽深厚，请得胡先生到，正是解祸之时，你们却信了鬼怪传言，怕死不敢去。不妨告诉你们，奈何谷我每年要走六次，要死我早死了！”

众人这才想起，每年惊蛰前后、端午、七月半这些时候，老乌头总是从村中支出财物购买物品入谷，只是具体何事，谁也探问不出，神神怪怪。若非上任村长终前留话，说一定要遵其所言给予供给，事关梧桐村千年气运。话说得严重，人人不敢不从。

“可是……”吴若圃欲待抗辩，却又无言，只低头退到一旁，看着村长。

村长叹了一口气，道：“就依老乌的话吧，孩子们这样，谁也不愿看到。”又转向胡先生，道：“如此就仰仗先生的大力了。”那胡先生面沉似水，诺了一声，眼珠四转，却不知在想些甚么。

“咦，这枚钉子怎么跳出来了？清明时我看还好好的？”老乌头一进洞里，便蹲下身子，奇道。

地上横放着一枚钉，其侧三寸处地面，有一个手指粗细的洞口。由钉洞向左右看来，每间隔两掌距离便有一枚钉子钉入地面，绕着一具棺材围成一个大圆。看来这枚钉子原本也是钉入地面的，只是不知何故却跳了出来。

铜钉色成赤黑，圆头方身，有三指来长。钉身上镶着镇煞灵龙，张爪扬须，鳞甲



宛然，冶造工艺精致得紧。钉帽大如象棋，顶上刻有“井”字铭文，道家相传“画井为狱”，井字用于此，便是镇魂锁煞之意。刻文用朱砂填染，虽岁月流转，朱砂依然鲜红如新。

“灵龙镇煞钉！”胡先生面色一喜，旋又煞白一片。“这是道家的镇煞宝物啊！”他摩挲着手中细长的钉子，眼中游移不定，显是心中颇费思虑。

他依稀记得家藏的《大元炼真经》中关于灵龙镇煞钉的熔造之法：阳铜熔炼七日，金鼎培气七日。用黑狗血浸染七日，后七日每到阳时，再续刻“井”字文狱，镶镂盘钉灵龙，等等，共费时七七四十九天，而后设坛请神，符咒炼化，朱砂填染等后续功夫，极为繁复，钉成后法力非凡，堪称辟邪圣物。

其造法费心费力，又合四时阴阳。那胡先生一直以为只是杜撰的虚事，却不料想今日竟能得睹实物。

胡先生低下头，看着围棺布成太极阵的满地钉头，喃喃自语：“棺中究竟为何物，竟要动用三百六十枚灵龙镇煞钉？还围了一个太极阵？”不解之下，心底惧意暗生。

而村长一千人等，自从进了墓室以后，一直就面无人色，挤挤挨挨地堆在洞口，两眼不霎地望着那具恐怖之极的黑色棺木，生恐里面镇着的物事猛而出，那可真是大事不妙，呜呼哀哉了。也难怪他们如此紧张，本来进入奈何谷已是令人头皮发麻之极，而这个墓室更是怪异，竟深入到峡谷腹地，悬崖峭壁。若非老乌头一路引领，便是有人从边上经过，也不会看出这处藤萝纠结、野树丛生的岩壁竟藏着如此一间石室。

石室不大，方圆一丈有余，一人半高，能容十人。室壁有斩劈痕迹，显是刀斧斫成。上面用朱砂画了数道极大的符咒，从室顶一直到地面，鲜红如血。棺槨居于室中央，并用黑狗血涂染成墨黑，色泽沉暗。按其纹理判断应是柚木制成，造得极厚实粗犷，并无寻常棺木上的雕花刻字等花巧。棺上覆以黄色经帛，密密麻麻写着往生祷文和弃恶从善之语，字如蝇头色成紫黑，显然是以血写就。经帛上以七星旋扣之法捆上墨斗线，线头绷直，接入地面的灵龙镇煞钉。棺的周围，左四右四，上二下二排列着十二个镇墓兽俑。镇墓兽有半人高，青铜铸就，形貌大异于民间所见镇墓兽，头上长角，肋生双翅，凸睛暴牙，面目狞恶。胡先生看阴阳风水数十年，却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镇墓兽。

墓室四个角上，安放四张人面大小的青铜照妖镜，幽光隐然，齐齐对准了棺木。地上，另散落着黄色符纸无数。

如此布局，端的是隆重已极。

胡先生仔细看着布置，不由得恐惧之意大盛，身上直感恶寒侵袭，不自禁打了个哆嗦。回过头来，看到村长和村中宗望瑟瑟发抖，面如土色，便暗着嗓子说道：“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出去再说。”想一想，觉得该把钉子拿回好好参详，便将它收入怀中，又从地上拣了一道符，转身便望洞口大步走去。

一众人早就大感不妥，听到此言，胜似听到了玉旨纶音，争先恐后逃出，全然不顾年纪体力，二人高的崖壁也不及攀爬下落，人人纵身而跃，勇胜少年之人。一时间，十数个老头儿齐齐跳崖，天下独此一景，蔚为壮观。

众人脚不点地跑回村中，到宗祠大堂按序坐下了，方舒下胸中的一口气。喘息未定，住村南的吴淹明老爷子先发了话：“村长，那棺中究竟葬了何人，墓穴造得如此恐怖？”

村长苦笑摇头不语。那胡先生自进屋来便低头沉思，心下飞速盘算，暗呼糟糕。棺中所葬之人看来来头极大，竟动用了三百六十枚灵龙镇煞钉来镇煞，饶是他惯做死人功夫，常与墓穴棺材打交道，但突兀之下见到此等邪异事，也深感恐惧。原以为随便看看风水，摆几尊石兽像，迁一两处墓穴做做样子便交了差事。可谁知竟如此棘手，待要推脱不干了，见老乌头及村长等人言辞切切，满脸希冀，实在不好推辞。而且，自己心下也着实舍不得那六两银子的酬劳。六两银子，够得普通人家半年的伙食了。

“想必是罗天九头鬼。”胡先生掀开茶碗，啜了一口凉茶，缓缓言道。众人肃然看他，一时无语，也不敢问这罗天九头鬼究竟又是何鬼。

“此鬼性情凶悍，蛇的身子，人的脑袋，长有九颗头颅，专门食人精血，吸收魂魄。所到之处，往往村舍遭劫，生灵涂炭。唉，真是天道不良，容得这样的妖物孽生。”一席话，又将满座十余人吓得面如土色，抖如筛糠。

“胡先生，这……”老乌头面有惑色，道：“先生确知这棺中定是罗天九头鬼吗？”胡先生心念电转，却不答话，长叹一声：“到底是什么样的鬼怪，我其实也不甚关心，反正今日教我遇上了，定然让他灰飞湮灭，尸骨无存。唉，我们修道之人，本来干的不就是降妖伏魔嘛，为民除害原是本分。”

老乌头点头称是，又道：“想来胡先生也不知墓中到底是镇着什么东西，今日当着大家的面，我便把我知道的事情详细说出来，但盼能对除害有所补益。就承望胡先生圣手，替梧桐村解厄扶危了。”

胡先生点头答应。

“棺中伏着厉鬼，这是断然无疑的……”老乌头道。

“啊？啊！真……真厉鬼？！”胡先生大惊失色，似乎被抽了脊梁般软了半截，从椅上滑了下来。

“当然，”老乌头奇道：“难道胡先生不信么？墓穴你都看过了。”顿了顿，似乎